

作者：史正江

(上)

2020年3月14日，我去职回到京城，利用一个多月时间，整理了自己尚未公开发表的党建文稿，形成了《党建实导》（续）和《精读识义》两部文集和专著，分别呈交广东人民出版社和武汉大学出版社，从而使自己在职期间的党建文稿（《党建十论》《党建实导》《笔耕拾零》《精读识义》4部7本、210万字）得以完整呈现。与此同时，我也在思考自己退休后的转型问题。

夫人友枝爱茶，也很想对“茶圣”陆羽、《茶经》和茶道有所了解，年前就购买了关于《茶经》的书籍，开始了《茶经》的学习。我回京后，友枝希望我也能同步学习，甚至先学一步、学深一点，并就其中的疑点难点作些讲解和交流。于是，我在整理党建文稿的同时，花一些时间研读《茶经》，偶尔也与友枝交流学习体会。学着学着、聊着聊着，我就萌生了系统学习研究陆羽、《茶经》和茶道的想法，友枝表示完全赞同。这也在无意间找到了我下半辈子学习研究的方向，就是茶道、茶文化，甚至还可以扩展到其他文化领域。

当然，形成这一想法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陆羽是我的家乡——湖北天门（唐复州竟陵）人。作为世界级名人，陆羽既是中国的骄傲，更是天门的骄傲。作为天门人，我强烈意识到，学习、研究、宣传陆羽和《茶经》，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。特别是在此期间，我有一个不小的发现，就是唐天宝十一至十三年（公元752—754年），陆羽曾结庐隐居于远离竟陵县城的东冈岭，写成了笔记体的《茶记》，于是陆羽自号“东冈子”，“东冈草堂”被学者誉为“孕育《茶经》的摇篮”，而大量证据表明，东冈岭就是我的出生和成长地——天门市干驿镇史家岭。这更是激起了我学习研究陆羽和《茶经》的浓厚兴趣。从4月20日也就是全民饮茶日开始，我和友枝一道，以《陆羽十讲——“茶圣”陆羽·〈茶经〉及茶道》为题，将学习研究的心得体会记录下来，到6月底形成初稿，10多万字。

《茶经》是陆羽的茶学专著，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、最完整、最全面介绍茶的第一部专著，被誉为茶叶百科全书。以《茶经》为标志，陆羽开启了一个茶的时代，为世界茶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。唐《封氏闻见记·饮茶》说：“楚人陆鸿渐为《茶论》，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，造茶具二十四事，以都统笼贮之。远远倾慕，好事者家藏一副。有常伯熊者，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。于是茶道大行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。”就是说，陆羽的《茶经》问世后，茶道就很快传播开来。那么，《茶经》所蕴含的茶道及核心理念是什么呢？通过研读《茶经》，我认为陆羽茶道的核心理念，主要是“俭”“精”“雅”“乐”四大理念。

一、关于“俭”

“俭”主要指节俭、勤俭、谦逊、恭俭、廉俭、简俭、省俭、清俭、俭德、俭朴、俭用、俭静、俭力等。《茶经》七千言，有一条主线，就是“俭”，或者俭德精神、俭德思想、俭德文化贯穿其中。这里的“俭”，具有三重含义：一是“茶性俭”，指茶叶的自然属性、物质属性，这是茶叶的第一位属性；二是“茶事性俭”，从种茶、采茶、制茶，到煮茶、饮茶的器具和流程，一切从简，体现的是节俭精神；三是“茶人性俭”，指的是饮茶之人所具备的节俭美德。茶、茶事、茶人“俭”的统一，也就是天人合一、人与自然的统一、物质属性与文化属性的统一。

（一）“茶性俭”

《茶经》曰：

茶之为用，味至寒，为饮。

若热渴、凝闷、脑疼、目涩、四肢烦、百节不舒，聊四五啜，与醍醐、甘露抗衡也。

在这里，陆羽说的是，茶叶性寒，适宜作为饮料。自古以来，各种中药典籍在论述生药时，首先标明其性味，即寒、热、温、凉，是因为生药与所治疾病的性质是一一对应、相反相成的。《神农本草经》说：“疗寒以热药，疗热以寒药。”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说：“寒者热之，热者寒之。”这是基本的用药之道。《茶经》同时说，饮茶可作为“降火”（去热症）之用，如果感到发烧，口渴，胸闷，头疼，眼涩，四肢无力，关节不畅等热症，喝上四五口，其功效不亚于珍贵的饮品，如醍醐、甘露等。用廉价的茶治热症，不仅符合中医理论，更是一种俭德行为。一句话：茶饮之用，契合俭德。

据《三国志·蜀志·诸葛亮传》记载，诸葛亮北伐曹魏以汉中为营，在勉阳定军山下屯兵八年。当地有流传说，诸葛亮出山之后辅佐刘备光复汉室。当时群雄割据、边关不安，丞相焦急万分，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，不久便着急上火，积劳成疾。特别是屯兵定军山时，病情加重。经梦中老人指点，取定军山千年古茶树之嫩叶焙制泡饮，数日之后疾病渐愈并耳聪目明，操劳国家大事精力充沛。于是，汉中王刘备给诸葛亮加号孔明。孔明感戴茶树恩德不已，亲往茶山设坛，拜祭茶树除疾迪智之功。此后，当地村民亦将茶树作为神树顶礼膜拜，后辈们为感恩修庙，庙内塑有孔明、陆羽和药王像，人称“三圣庙”。可惜那棵老茶树在上世纪60年代毁于“破四旧”，“三圣庙”亦不复存在。但有文章记载：汉中市茶叶专家程纯，于1964年在小河庙高坎子对仅存的一棵古茶树作过详细考察，认为古茶树的树龄至少在2700年以上。这个推测，正好与当地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十分接近。

这个故事让我联想到了《茶经》的相关纪录。《茶经》开宗明义：

茶者，南方之嘉木也，一尺二尺，乃至数十尺。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，伐而掇之。

陆羽讲的“南方”，指的是秦岭以南；“巴山峡川”，指的是秦巴山区；“数十尺”“两人合抱”“伐而掇之”，指的正是古茶树。《茶经》曰：

山南：以峡州上，襄州、荆州次，衡州下，金州、梁州又下。

金州、梁州，指的正是今天陕西安康、汉中一带。这与我前面讲的故事有一种巧合，似乎三国之后一千年，陆羽在考察茶事时，在汉中定军山见到过这棵产出茶叶、为诸葛亮治好疾病的古茶树。穿越千年时空，我们仿佛看到陆羽在巴山“伐而掇之”的身影。他所见到的“南方之嘉木”，或许正是诸葛亮屯兵定军山时期的古茶树。

陆羽在《茶经》里，直接点明了“茶性俭”这个茶的根本属性：

茶性俭，不宜广，广则其味黯澹，且如一满碗，啜半而味寡，况其广乎！

意思是说，茶性俭，煮的时候水不宜多，水越多味道就越淡。如同一满碗茶，喝了一半，味道就觉得差一些了一样，何况水加多了呢？陆羽这里讲的“茶性俭”，核心是说，茶叶相比其他生药和饮料，虽然功效明显，“可以清心也”，但味道比较清淡，所谓“清茶一杯”，这是茶叶的物质属性。

（二）“茶事性俭”

茶事，主要包括种茶、采茶、制茶、煮茶、饮茶的全过程以及与之有关的器具的制作和使用等。陆羽在《茶经》中始终强调，茶事要因地制宜、因陋就简，体现俭德精神，反对讲排场、比阔气，奢侈浪费。

比如：在器具的制作上，《茶经》曰：

襜：一曰衣。以油绢或雨衫、单服败者为之。

“襜”，就是围裙。在围裙的制作上，陆羽说，除“油绢”外，还可以用“雨衫、单服败者为之”，“雨衫、单服败者”就是穿坏了的雨衣、单衣。这体现的是俭德精神。

《茶经》又曰：

鍤：以生铁为之，今人有业冶者，所谓急铁，其铁以耕刀之起，炼而铸之。

洪州以瓷为之，莱州以石为之，瓷与石皆雅器也，性非坚实，难可持久。用银为之，至洁，但涉于侈丽。雅则雅矣，洁亦洁矣，若用之恒，而卒归于铁也。

“鍤”，同“釜”，也就是制茶用的锅。陆羽讲，这种锅可以用生铁做成。“生铁”就是搞冶炼的人说的“急铁”，是以用坏了的农具炼铸的。洪州人用瓷器做锅，莱州人用石器做锅，瓷锅和石锅都是雅致好看的器皿，但不坚固，不耐用。用银做锅，非常清洁，但不免过于奢侈了。瓷锅、石锅和银锅，雅致固然雅致，清洁确实清洁，但从耐久实用看，还是以铁制的为最好。这里，陆羽提倡的是“以耕刀之起，炼而铸之”，也就是废物利用，反对的是“涉于侈丽”，这同样体现的是俭德精神。

又比如，在器具的使用和与之相应的工序上，《茶经》曰：

其造具，若方春禁火之时，于野寺山园，丛手而掇，乃蒸、乃舂、乃复以火干之，则槩、朴、焙、贯、棚、穿、育等七事皆废。

其煮器，若松间石上可坐，则具列废，用槁薪、鼎析之属，则风炉、灰承、炭挝、火筴、交床等废。若瞰泉临涧，则水方、涤方、漉水囊废。若五人以下，茶可末而精者，则罗废。若援藟跻岩，引絙入洞，于山口炙而未之，或纸包、合贮，则碾、拂末等废。既瓢、碗、筴、札、熟盂、醯盥悉以一筥盛之，则都篮废。

文中的“废”，即省略、简省之意。通篇讲的是，如果正当春季寒食前后，大家在野外寺院或山林茶园一齐动手采摘茶叶，当即蒸熟、捣碎，用火烘烤干燥，然后直接饮用，那么就可以省略掉槩（锥刀）、扑（竹鞭）、焙（焙坑）、贯（细竹条）、棚（置焙坑上的棚架）、穿（细绳索）、育（贮藏工具）等七种工具了。

煮茶用具和工序也是可以省略掉一些的。如果在松间有石头可以放茶具，那么就可以不用具列（陈列床或陈列架）了。如果用干柴鼎锅之类烧水，那么，风炉、灰承、炭挝、火筴、交床等都可以省略掉。如果是在用水方便的泉上溪边，那么就可以不用水方、涤方、漉水囊了。如果是五人以下出游，茶又可碾得精细，这样就不必用罗筛筛选了。倘若要攀藤附葛，登上险岩，或沿着粗大绳索进入山洞，就要先在山口把茶烤好捣细，用纸包或者用盒装好，那么，碾、拂末这些用具和及相应的工序都可以省略掉。要是瓢、碗、筴、札、孰盂、盐都用筥装，都篮也可以省去。

这就说明，在某些环境中，无论是“其造具”，还是“其煮器”，以及相应的工序，都是可以部分、甚至全部省略、从简的，这更是体现了俭德精神。

(三) “茶人性俭”

勤俭节约、艰苦朴素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诸葛亮在《诫子书》说：“夫君子之行，静以修身，俭以养德。”《说文》解释，“俭，约也”。俭，意为节俭、节省。古代圣贤，包括孔子、老子、孟子、荀子等哲学家、教育家，管仲、商鞅、诸葛亮、王安石等政治家、思想家，都高度重视俭德品行的养成，并身体力行，为社会作出表率。《茶经》曰：

为饮，最宜精行俭德之人。

“茶性俭” “最宜精行俭德之人”，体现的是茶性和人性的统一。在《茶经》中，陆羽对具备“精行俭德”品德的饮茶人，给予了热情讴歌和高度赞美。“七之事”中，陆羽讲述了四则故事，充分体现出了他崇尚俭德的价值取向。

1.《晏子春秋》：“婴相齐景公时，食脱粟之饭，炙三七、五卵，茗菜而已。”

这个故事说，晏婴在作齐国宰相时，吃糙米饭，他的菜也只不过是三五样荤食以及茶和蔬菜。”

晏婴（公元前578 - 前500年），字仲，谥平，也称晏子。齐国大夫，历经灵公、庄公、景公的“三朝元老”。他爱国忧民，在诸侯和百姓中享有极高的声誉。他敢于犯颜直谏，纠正国君的错误，提倡节俭并且自己能身体力行。“茗菜而已”，足见其生活简朴之一斑。

2.《晋中兴书》：“陆纳为吴兴太守时，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，纳兄子倅怪纳无所备，不敢问之，乃私蓄十数人馔。安既至，所设唯茶果而已。倅遂陈盛馔，珍羞必具。及安去，纳杖倅四十，云：‘汝既不能光益叔父，奈何秽吾素业？’”

这个故事说，陆纳任吴兴太守时，卫将军谢安曾经想来拜访陆纳。陆纳的侄子陆倅担心他没有什么准备，但是又不敢去问他，便私下准备了十多人吃的饭菜。谢安来到之后，陆纳仅用茶和果品来招待谢安，于是陆倅就摆上丰盛的肴馔，各种美味都有。等到谢安离开之后，陆纳打了陆倅四十板子，说：“你既然不能给你叔父增添荣耀，为什么还要来破坏我廉洁的名誉呢？”

陆纳，字祖言。吴郡吴县（今苏州）人，东晋司空陆玩的儿子。少有清操，贞厉绝俗。累迁黄门侍郎、本州别驾、尚书吏部郎，出为吴兴太守。“陆纳杖倅”的故事，体现了陆太守廉洁的家风。

3.《晋书》：“桓温为扬州牧，性俭，每燕饮，唯下七奠，拌茶果而已。”

这个故事说，桓温做扬州太守的时候，生性节俭，每次宴会所吃喝的东西，只是七碟茶食、果饌而已。桓温（公元312年—373年），永和元年（公元345年）任荆州刺史，封安西将军，统管荆、梁等四州军事。官至大司马，都督中外诸军事。桓温将军身居高位，却以七碟茶果待客，既不失礼仪，又彰显廉节。

4.南齐世祖武皇帝遗诏：“我灵座上，慎勿以牲为祭，但设饼果、茶饮、干饭、酒脯而已。”

齐武帝萧赜（公元440-493年），在位期间，恢复禄田俸佚，劝课农商，减免赋役，赈济穷困，从宽执法，注重学校教育，修建孔庙，使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。对于其后事，特意下诏说：“我识灭之后，身上著夏衣，画天衣，纯乌犀导，应诸器悉不得用宝物及织成等，唯装复夹衣各一通。常所服身刀长短二口铁环者，随我入梓宫。祭敬之典，……只须在我的灵位上放饼果、茶饮、干饭、酒和果脯即可。天下贵贱，咸同此制。”身后薄葬，祭典从简。如此君王，史不多见，堪称天下之楷模也！

这四则故事，都把饮“茶”作为俭朴的重要标志，作为茶人的优良品德。

二、关于“精”

“精”作为陆羽茶道的核心理念之一，主要指精心、精工、精巧、精深、精到、精当、精妙、精湛、精美、精细、精致、精准、精确、精良、精华、精品等。“精”的理念也贯穿陆羽《茶经》始终，具体表现为《茶经》通篇阐述了精茶、精水、精具、精器、精采、精造、精煮、精饮、精人、精事等，全面诠释了这一核心价值理念。在这里，我们举例说明。

（一）精茶

中华茶艺有“四要”，即精茶、真水、活火、妙器，摆在第一位的是精茶，这是整个茶事、茶艺、茶道的基础。什么样的茶才算精茶呢？《茶经》曰：

野者上，园者次；阳崖阴林，紫者上，绿者次；笋者上，牙者次；叶卷上，叶舒次。

这就是说，茶叶以山野自然生长的为好；在向阳面的山坡上或林荫下生长的茶树，芽叶呈紫色的为好；芽叶以节间长、外形细长如笋的为好；叶芽卷曲的为好。

从茶叶的产地看，《茶经》说，山南：以峡州上；淮南：以光州上；浙西：以湖州上；剑南：以彭州上；浙东：以越州上；福、建、韶、象等十一州未详，往往得之

，其味极佳。这些产地的茶，都是“精茶”。

《茶经》还用类比的方法说明茶的品质差异以及对人体健康的影响：

茶为累也，亦犹人参。上者生上党，中者生百济、新罗，下者生高丽。有生泽州、易州、幽州、檀州者，为药无效，况非此者！设服芥苳，使六疾不瘳。知人参为累，则茶累尽矣。

就是说，茶的品质差异是很大的，对人体健康的作用就像人参一样。上党出产的人参品质最好，百济、新罗出产的人参品质居中，高丽出产的人参品质较差。而泽州、易州、幽州、檀州等地出产的人参，则完全没有什么药用效果，更何况还有比它们更次的呢！如同服用了类似人参的芥苳，对疾病根本就没有治愈的作用一样，明白了劣质人参的危害，饮用劣质茶的危害也就不言而喻了。

从茶叶的形状看，也可以分辨什么是精茶：

茶有千万状，卤莽而言，如胡人靴者，蹙缩然；犍牛臆者，廉襜然；浮云出山者，轮囷然；轻飏拂水者，涵澹然。有如陶家之子，罗膏土以水澄泚之；又如新治地者，遇暴雨流潦之所经。此皆茶之精腴。

这就是说，茶叶的形状千姿百态，有的像胡人的皮靴，紧皱蜷缩；有的像野牛的胸骨，细长齐整有细微的褶皱；有的像在山头缭绕的白云，团团盘曲；有的像轻风拂水，微波涟漪；有的像陶匠筛出细土，再用水沉淀出的泥膏那么光滑润泽；有的又像新整的土地，被暴雨急流冲刷而高低不平，这六种形状的茶叶，都是茶中精品，也就是“精茶”。

（二）精采、精造

精茶之所以成为精茶，除了产地、品质等因素外，采摘和制作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。《茶经》曰：

采不时，造不精，杂以卉莽，饮之成疾。

“采不时”，说的是采摘的时机不精准；“造不精”，说的是制造的方法不精良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如果茶叶采摘的时机不对，或者茶叶的制作不够精良，里面掺有野草败叶等杂质，喝了就会生病。

那么，到底什么时候采茶才叫精准呢？《茶经》曰：

凡采茶，在二月、三月、四月之间。

茶之笋者，生烂石沃土，长四五寸，若薇蕨始抽，凌露采焉。茶之牙者，发于丛薄之上，有三枝、四枝、五枝者，选其中枝颖拔者采焉。

其日，有雨不采，晴有云不采。晴，采之。

采茶的学问还是很大的。陆羽告诉我们，一是采茶一般都在二月、三月、四月之间进行，这是就大的时间概念而言的。二是肥厚壮实的芽叶如同嫩笋，生长在含有碎石的土壤中，长度大概有四至五寸，好像刚刚破土而出的嫩薇、蕨芽，清晨带着露水去采摘最好；细小的芽叶，多生长在草木丛中，一个枝条上有三、四、五个分枝的，选择其中叶片壮实茂盛的采摘，这是就芽叶的生长和形状而言的。三是采摘要看天气，雨天不能采，晴天有云时也不能采，只有天气晴朗时才能采摘，这是就天气而言的。

什么方法制作才叫精良呢？《茶经》曰：

自采至于封，七经目。采之，蒸之，捣之，拍之，焙之，穿之，封之，茶之干矣。

就是说，茶从采摘到封装，一共有七道工序。当天就将采摘的芽叶进行蒸、捣、拍、焙、穿、封，这样茶叶既能保持干燥，也便于保存。这是笼统而言的。事实上，《茶经》对每一道工序都作了详细说明，指出什么叫“精造”。

（三）精饮

《茶经》在“六之饮”中，专门讲述了如何饮茶，如何做到“精饮”。比如：

凡煮水一升，酌分五碗，乘热连饮之。以重浊凝其下，精英浮其上。如冷则精英随气而竭，饮啜不消亦然矣。

就是说，通常煮一升水的茶，分为五碗，茶应该趁热喝。这是因为杂质浊物沉淀在底下，而精华浮在上面，茶冷却后，精华就会随着热气挥发掉，喝起来自然就不受用了。

（四）精事、精人

《茶经》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的人们并不精于茶事以及各种表现：

天育万物皆有至妙，人之所工，但猎浅易。所庇者屋，屋精极；所着者衣，衣精极；

所饱者饮食，食与酒皆精极。凡茶有九难：一曰造，二曰别，三曰器，四曰火，五曰水，六曰炙，七曰末，八曰煮，九曰饮。阴采夜焙，非造也；嚼味嗅香，非别也；膾鼎腥瓿，非器也；膏薪庖炭，非火也；飞湍壅潦，非水也；外熟内生，非炙也；碧粉缥尘，非末也；操艰搅遽，非煮也；夏兴冬废，非饮也。

就是说，上天孕育了万物，每一种都有其最为精巧的地方，而人类所讲求的，却只涉及那些浅显容易的东西。人们住在提供庇护的房屋里面，房屋的建构十分精致；人们穿的衣服，也极为精细；用来饱腹的是饮食，食物和酒都十分精美。言下之意是，人们饮茶，却不擅长、不“精极”，主要表现为九大困难：一是制作，二是鉴别，三是茶具，四是火力，五是水质，六是烤茶，七是碾末，八是煮茶，九是品饮。具体说，在阴天里采集，在夜里烘焙，这不是制茶的正确方法；用咀嚼的方法识别味道，以嗅闻的方法辨别香气，这不是识别的正确方法；用沾有腥膻气的风炉和碗来装茶，这不是好的器具；用生油烟的柴和烤过肉的炭来烧制茶，这并不是理想的燃料；用流动很急或停滞不流的水来烧茶，这不是适当的水；把茶烤得外面熟里面生，这不是合适的炙烤方法；把茶捣得大细，变成了绿色的粉末，这则是捣碎不当；动作不熟练或者搅动得太快，这是不会煮茶的表现；夏天可以喝茶而冬天不能喝，这是不懂得饮茶的表现。《茶经》还用较大的篇幅讲述了如何克服这九大困难，最终达至“精极”。

同时，《茶经》强调：

茶之为用，味至寒，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。

前面已经讲过了，这段话的意思是，茶的功效，因为茶性寒凉，可以降火，适宜作为饮料，也最适合品行端正有节俭美德的人饮用。“精行俭德之人”，强调的是茶人“精”和“俭”的品德和行为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

三、关于“雅”

“雅”作为陆羽茶道的核心理念之一，主要指雅致、雅素、雅逸、典雅、幽雅、素雅、清雅、静雅、新雅、闲雅、庄雅、纯雅、精雅、简雅等。“雅”的理念同样贯穿陆羽《茶经》始终。《茶经》特别强调，茶事即雅事，茶器即雅器，茶人即雅人等理念。

（一）茶事即雅事

陆羽在《茶经》中，用他十分擅长的诗一般的语言，描述了茶事活动，使人感觉茶事是多么素雅、清雅、静雅、高雅。比如：

其沸，如鱼目，微有声，为一沸；缘边如涌泉连珠，为二沸；腾波鼓浪，为三沸。……有顷，势若奔涛溅沫，以所出水止之，而育其华也。

这段话的意思是，煮水时，如果水泡像鱼眼，有轻微的声响，此时被称为“一沸”。锅的边缘有如涌泉般水泡连珠，被称为“二沸”。水在锅中翻腾如浪，被称为“三沸”。一会，水沸如波涛翻滚，水沫飞溅，这时把刚才舀出的水倒入，使水不再沸腾，而育成茶的精华。鱼目微声、涌泉连珠、腾波鼓浪、奔涛溅沫，将煮水的过程描写得是何等雅致！

又比如：

沫饽，汤之华也。华之薄者曰沫，厚者曰饽，轻细者曰花，如枣花漂漂然于环池之上；又如回潭曲渚，青萍之始生；又如晴天爽朗，有浮云鳞然。其沫者，若绿钱浮于水湄；又如菊英堕于樽俎之中。饽者，以滓煮之。及沸，则重华累沫，皤皤然若积雪耳。《荈赋》所谓：“焕如积雪，焠若春敷”，有之。

这段话的意思是，“沫饽”是茶汤的精华，薄的叫“沫”，厚的叫“饽”，轻微细小的叫“花”。“花”就像枣花落在池塘上缓缓漂动，又像曲折的潭水和绿洲上新生的浮萍，又像晴朗的天空中浮云飘过。“沫”好似水中青苔浮在岸边，又如同菊花纷纷落入杯中。“饽”是茶渣煮出来的，水沸腾时，“沫饽”不断生成积累，层层堆积如白雪一般。《荈赋》中说“明亮像积雪，灿烂如春花”，描绘的就是这番景象。陆羽的整个描述，如诗如画，极为雅致。

（二）茶器即雅器

陆羽在《茶经》中，对二十四器及其制作的描述，也很新雅、庄雅、简雅，使不少茶器成为雅器。比如：

风炉，以铜、铁铸之，如古鼎形。厚三分，缘阔九分，令六分虚中，致其圻埽。凡三足，古文书二十一字，一足云“坎上巽下离于中”，一足云“体均五行去百疾”，一足云“圣唐灭胡明年铸”。其三足之间设三窗，底一窗以为通飏漏烬之所，上并古文书六字：一窗之上书“伊公”二字，一窗之上书“羹陆”二字，一窗之上书“氏茶”二字，所谓“伊公羹、陆氏茶”也。置罍埽于其内，设三格：其一格有翟焉，翟者，火禽也，画一卦曰离；其一格有彪焉，彪者，风兽也，画一卦曰巽；其一格有鱼焉，鱼者，水虫也，画一卦曰坎。巽主风，离主火，坎主水。风能兴火，火能熟水，故备其三卦焉。其饰，以连葩、垂蔓、曲水、方文之类。

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风炉，按照陆羽的做法，在三只脚上铸有二十一个古字，“坎上巽下离于中”“体均五行去百疾”“圣唐灭胡明年铸”；在三个洞口上写有

六个古字，“伊公羹，陆氏茶”；在炉子的三格上，分别画有野鸡图案（野鸡是火禽，此为离卦）、彪的图案（彪是风兽，此为巽卦）、鱼的图案（鱼是水虫，此为坎卦），“巽”表示风，“离”表示火，“坎”表示水，这三卦都与煮茶有关；炉身通常用花卉、树木、流水、方形花纹等图案来装饰，这活脱脱成为含有丰富文化内涵的“雅器”。

又比如：

碗：越州上，鼎州、婺州次；岳州上，寿州、洪州次。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，殊为不然。若邢瓷类银，则越瓷类玉，邢不如越一也；若邢瓷类雪，则越瓷类冰，邢不如越二也；邢瓷白而茶色丹，越瓷青而茶色绿，邢不如越三也。越州瓷、岳瓷皆青，青则益茶，茶作红白之色。邢州瓷白，茶色红；寿州瓷黄，茶色紫；洪州瓷褐，茶色黑，悉不宜茶。

这段话的意思是，碗，越州产的品质最好，鼎州、婺州的差些；又岳州的好，寿州、洪州的差些。有人认为邢州产的比越州好，（我认为）完全不是这样。如果说邢州瓷质地像银，那么越州瓷就像玉，这是邢瓷不如越瓷的第一点；如果说邢瓷像雪，那么越瓷就像冰，这是邢瓷不如越瓷的第二点；邢瓷白而使茶汤呈红色，越瓷青而使茶汤呈绿色，这是邢瓷不如越瓷的第三点。越州瓷、岳州瓷都是青色，能增进茶的水色，使茶汤现出白红色，邢州瓷白，茶汤是红色；寿州瓷黄，茶汤呈紫色；洪州瓷褐，茶汤呈黑色，这些都不适合盛茶。在这里，陆羽通过邢瓷与越瓷的比较，进一步凸显了越瓷的高雅。

当然，陆羽也反对为了追求“雅”而陷于奢华。前面讲过，陆羽说，用银做锅，非常清洁，但不免过于奢侈了。雅致固然雅致，清洁确实清洁，但从耐久实用看，还是以铁制的为最好。但是，对于“城邑之中，王公之门”，则另当别论：

但城邑之中，王公之门，二十四器阙一，则茶废矣！

陆羽讲的是，煮茶用具和工序根据实际情况，是可以省略掉一些的，但在非常讲究的贵族之家里，如果这制茶的二十四个器物缺少一样，就不能算是真正的饮茶了，也就少了饮茶的雅致了。

陆羽还多次谈到，要对茶器进行必要的装饰，如“执细头，系一小钗展，以饰挝（炭挝）也”，“其囊（漉水囊），纫翠钿以缀之”，“竹夹，银裹两头”，“都蓝，作方眼，使玲珑”，等等，就是为了使这些茶器精雅起来。陆羽也谈到了茶器的一些禁忌。比如，他特别指出，不能用沾有腥膻气的风炉和碗来煮茶和装茶，否则就容易串味，影响茶的品质，破坏茶的清幽雅致。

(三) 茶人即雅人

陆羽在《茶经》里提及的人物，大都是王公贵族、文人雅士，比如：

三皇：炎帝神农氏。

周：鲁周公旦，齐相晏婴。

汉：仙人丹丘子，黄山君，司马文园令相如，杨执戟雄。

吴：归命侯，韦太傅弘嗣。

晋：惠帝，刘司空琨，琨兄子兖州刺史演，张黄门孟阳，傅司隶咸，江洗马统，孙参军楚，左记室太冲，陆吴兴纳，纳兄子会稽内史俟，谢冠军安石，郭弘农璞，桓扬州温，杜舍人毓，武康小山寺释法瑶，沛国夏侯恺，余姚虞洪，北地傅巽，丹阳弘君举，乐安任育长，宣城秦精，敦煌单道开，剡县陈务妻，广陵老姥，河内山谦之。

后魏：琅琊王肃。

宋：新安王子鸾，鸾弟豫章王子尚，鲍昭妹令晖，八公山沙门昙济。

齐：世祖武帝。

梁：刘廷尉，陶先生弘景。

皇朝：徐英公勳。

陆羽特别指出：

茶之为饮，发乎神农氏，闻于鲁周公，齐有晏婴，汉有杨雄、司马相如，吴有韦曜，晋有刘琨、张载、远祖纳、谢安、左思之徒，皆饮焉。滂时浸俗，盛于国朝，两都并荆俞间，以为比屋之饮。

这就是说，茶作为一种可以饮用的东西，从神农氏开始，到周公旦记载下来，才得以流传而为大家所知。春秋时齐国的晏婴，汉代的扬雄、司马相如，三国时吴国的韦曜，晋代的刘琨、张载、陆纳、谢安、左思等人喜欢饮茶。后来饮茶这一习惯广泛传开，渗入日常生活，逐渐成为一种习俗，并在我唐朝兴盛起来。在长安、洛阳两个都城以及荆州、渝州等地方，家家户户都饮茶。晏婴、扬雄、司马相如、韦

曜、刘琨、张载、陆纳、谢安、左思等既是茶人，亦为雅人。

事实上，作为一代“茶圣”，陆羽“工古调歌诗，兴极闲雅”，本身就是一个超级雅人。陆羽融儒释道为一体，在众多领域都有很高的造诣。《文苑英华·陆文学自传》写道：

自禄山乱中原，为《四悲诗》，刘展窥江淮，作《天之未明赋》，皆见感激当时，行哭涕泗。著《君臣契》三卷，《源解》三十卷，《江表四姓谱》八卷，《南北人物志》十卷，《吴兴历官记》三卷，《湖州刺史记》一卷，《茶经》三卷，《占梦》上、中、下三卷，并贮于褐布囊。

从陆羽一生的活动和著述可以看出，陆羽不但是位茶学专家，同时还是著名的诗人、音韵和小学专家、书法家、演员、剧作家、史学家、传记作家、旅游和地理学家等。他一生鄙夷权贵，不重财富，酷爱自然，坚持正义，是一名地地道道的文人雅士。

四、关于“乐”

“乐”作为陆羽茶道的核心理念之一，主要指乐观、乐事、乐心、乐德、欢乐、雅乐、丰乐、康乐、欣乐、至乐、清乐等。“乐”的理念蕴含在陆羽《茶经》之中，最突出的是康乐、欣乐、雅乐等。

(一) 除去身体疾病达至快乐

这是就茶的功能而言的。饮茶可以除去身体上的一些疾病，还可强身健体，最终达至快乐。《茶经》曰：

《茶经》还讲述了几则故事：

《宋录》：“新安王子鸾、豫章王子尚，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。道人设茶茗，子尚味之，曰：此甘露也，何言茶茗。”

讲的是，《宋录》记述：“新安王刘子鸾、豫章王刘子尚到八公山去拜访昙济道人。道人用茶招待他们。刘子尚尝了尝茶说：‘这分明是甘露啊，怎么叫茶呢？’”

壶居士《食忌》：“苦茶久食，羽化。与非同食，令人体重。”

讲的是，壶居士《食忌》说：“长期饮茶，使人身体像羽毛一样轻盈；若将茶与非菜一起吃，则会使人体重增加。”

(二) 除去心理烦郁达至快乐

这同样是就茶的功能而言的。饮茶可以除困顿、去烦闷、解忧愁、助思考，最终达至快乐。《茶经》曰：

翼而飞，毛而走，喙而言，此三者俱生于天地间。饮啄以活，饮之时，义远矣哉！至若救渴，饮之以浆；蠲忧忿，饮之以酒；荡昏寐，饮之以茶。

说的是，能用翅膀飞翔的禽类，有毛而奔走的兽类，开口能言语的人类，这三者都生于这世间，都是以喝水、吃东西维持生命存活下来的。可见饮的作用之大，意义之深远。同样是饮，人与禽兽是不一样的：人为了解渴，则喝水；为了消除烦闷忧愤，则饮酒；为了清除头昏困顿，就饮茶。

《茶经》引用了几则历史记载，论证饮茶至快乐的道理所在。比如：

《神农·食经》：“茶茗久服，令人有力，悦志。”

讲的是，《神农食经》说：“长时期饮用茶，可以让人精神振奋，心情愉悦。”

刘琨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云：“前得安州干姜一斤、桂一斤、黄芩一斤，皆所须也，吾体中溃闷，常仰真茶，汝可置之。”

讲的是，刘琨给他哥哥的儿子南兖州刺史刘演写信说：“以前得到一斤安州干姜、一斤桂、一斤黄芩，这些都正是我需要的。我现在心情烦乱，常常饮用真正的好茶来解除心头的烦闷，你要多购买一点给我。”

华佗《食论》：“苦茶久食益意思。”

讲的是，《华佗食论》说：“长期饮茶，有助于思考。”

王微《杂诗》：“寂寂掩高阁，寥寥空广厦。待君竟不归，收领今就爨。”

王微《杂诗》大意是：“静悄悄地关上高阁的门，空荡荡的大厦冷冷清清。迟迟等不到您的归来，失望惆怅的我只有饮茶解忧怀。”

《桐君录》：“西阳、武昌、庐江、晋陵好茗，皆东人作清茗。茗有饽，饮之宜人。凡可饮之物，皆多取其叶，天门冬、菝葜取根，皆益人。又巴东别有真茗茶，煎饮令人不眠。俗中多煮檀叶并大皂李作茶，并冷。又南方有瓜芦木，亦似茗，至苦涩，取为屑茶饮，亦可通夜不眠。煮盐人但资此饮，而交、广最重，客来先设，乃

加以香茗辈。

说的是，《桐君录》：“湖北黄冈、武昌、安徽庐江，江苏武进等地的人喜欢饮茶，有客人时主人家都会准备好清美的茶。茶有沫饽，喝了对人有好处。凡可作饮料的植物，大都是用它的叶，而天门冬、菝葜却是用其根，也对人有好处。另外，湖北巴东有真茶，喝过之后会兴奋得一点睡意都没有。当地人习惯把檀叶和大皂李叶当茶叶来煮，两者都性冷。另外，南方有瓜芦树，它的叶大一点，也像茶，很苦很涩，捣成碎末后煮饮，也可以整夜不眠，煮盐的人全靠喝这解除疲劳。交州和广州很重视饮茶，客人来了，都会先用加了香料的鲜茶招待。”

（三）茶事本身就可以达至快乐

这种快乐，既有过程的快乐，也有结果的快乐；既有直接操作的快乐，也有一旁观赏的快乐，等等。比如：

左思《娇女诗》：“吾家有娇女，皎皎颇白皙。小字为纨素，口齿自清历。有姊字惠芳，眉目粲如画。驰骛翔园林，果下皆生摘。贪华风雨中，倏忽数百适。心为茶荈剧，吹嘘对鼎鑪。”

西晋左思《娇女诗》云：“我家有个娇惯的小女儿，长得很白皙。小名叫纨素，口齿伶俐。她姐姐叫蕙芳，眉目清秀，像画中美人的样子。她们在园林里蹦蹦跳跳，一起嬉戏，还爬上树把未成熟的果子摘下来了。她们贪外面的美丽，能冒着风雨，跑出跑进上百次。看见煮茶心里就特别高兴，还对着茶炉吹气，加大火力。”

张孟阳《登成都楼》诗云：“披林采秋橘，临江钓春鱼。黑子过龙醢，果饌逾蟹螯。芳茶冠六清，溢味播九区。人生苟安乐，兹土聊可娱。”

张孟阳《登成都楼》诗大意说：遥望楼外，富庶的山川无边无际。秋天，人们在橘林中采摘着丰收的柑橘；春天，人们在江边把竿垂钓。果品胜过佳肴，鱼肉分外细嫩。四川的香茶在各种饮料中可称第一，它那美味在天下享有盛名。如果人生只是苟且地寻求安乐，那成都这个地方还是可以供人们尽情享乐的。这里，张孟阳把品饮“芳茶冠六清，溢味播九区”的四川香茶，作为人生的一大乐事，陆羽是高度认同的。只是张孟阳认为不能苟且地寻求这样的安乐，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

总之，陆羽在《茶经》里，深刻揭示了茶道的“四大理念”，即“俭”“精”“雅”“乐”，将饮茶从生理需求升华到精神需求，从物质层次升华到文化层次；正是“楚人陆鸿渐为《茶论》”，“于是茶道大行”。

（下）

以上讲了茶道，下面就说书道。

把茶道和书道联系起来学习和研究，也是有故事的。

我小时候练过几天大字，也曾经给自家和左邻右舍写过春联。自从上大学以后，就基本没有摸过毛笔。2014年元旦，在友枝的鼓动下，我重拾文房四宝，开始书法练习，每天一两个小时，主攻楷书和行书。刚开始感觉还可以，似乎月月都有进步。可是时间一长，就感到遇到了瓶颈，很难突破，甚至觉得越写越差了。经高人指点，2018年秋，我开始练习草书，先临章草，后临今草（主要是小草），感觉好像有了一些新的收获。临习小草，除了王羲之的草书字帖，如《十七帖》等，临得最多的便是孙过庭的《书谱》墨迹。在临习过程中，也力求了解《书谱》基本内容。这一切，都写进了我的人生记实集《阅历十章》第三章“书法之缘”中。

2020年7月22日，我在临习《书谱》时突然领悟到，《茶经》所揭示的茶道“四大理念”，即“俭”“精”“雅”“乐”，与《书谱》所揭示的书道的理念是高度一致的，只需要将茶道的“俭”换成书道的“简”就行了，且“俭”和“简”又是相通的。于是，我就花了一些工夫，认真研读《书谱》，潜心解读《书谱》，希望能从文本出发，用更多的证据来证明我的观点。事实上，我的这一观点也是有足够材料支撑的。

孙过庭的《书谱》，这篇3700字的煌煌大论，内容广博宏富，涉及中国书学各个重要方面，且见解精辟独到，揭示出了书法艺术的本质特征和书道的核心理念，从而成为我国古代书法理论史上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述，标志着中国书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、辉煌的阶段。《书谱》对于“简”“精”“雅”“乐”四大理念的论述非常丰富，我可以列举如下：

一、关于“简”

书道的核心理念“简”，指的是简便、简约、省简、精简等。书法发展史，从一定意义上讲，是一部由繁到简的历史。任何书体在使用中都有简便易写的要求，从而呈现省简笔画和潦草的趋势，这在草书的形成上表现得尤为突出。早在记录帝王公卿大事的商代甲骨文、周代金文里就有简笔和潦草的字迹。史籍中的“屈原属草藁”、“董仲舒藁书未上”，说明战国古文和西汉隶书在急速书写时也从简从草。据魏晋人记载，东汉北海敬王刘睦“善史书，当世以为楷则”。刘睦死前，明帝派驿马“令作草书尺牍十首”。章帝时，齐相杜度善作习字的范本，章帝曾诏令杜度草书奏事。可见，至少从那个时候起，草字已经不尽是出于匆促书写而是被珍视和仿习的字体了。从近世出土的汉简可以看到，西汉武帝时字划省简的隶书已经通行。到新莽时期，有更多省划和连笔的字。《说文解字》成书于和帝十二年(公元100年)，许慎在《叙》里说“汉兴有草书”，是以草书为一种书体之始。东汉末期，张芝

其同时以及稍晚的钟繇等名家辈出，各成流派。汉末直到唐代，草书从带有隶书笔意的章草发展成韵秀婉转的今草，以至奔放不羁、气势万千的狂草。

孙过庭在《书谱》中对“简”的直接论述不是很多，如：“篆尚婉而通，隶欲精而密，草贵流而畅，章务检而便（即篆书崇尚委婉圆通，隶书须要精巧严密，今草贵在畅达奔放，章草务求简约便捷）”，等等，但是“简”的理念是贯穿全篇的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孙过庭是把“简”和“精”融为一体进行论述的，所谓“精”即“简”、“简”即“精”也，接下来我将具体呈现。

此外，孙过庭对过去书论的繁琐哲学给予了猛烈的批评：

至于诸家势评，多涉浮华，莫不外状其形，内迷其理，今之所撰，亦无取焉。

——至于以往诸家的论著，大多是华而不实，莫不从表面上描绘形态，阐述不出内涵的真理。我的撰述，不取这种作法。

自汉魏已来，论书者多矣，妍蚩杂糅，条目纠纷：或重述旧章，了不殊于既往；或苟兴新说，竟无益于将来；徒使繁者弥繁，阙者仍阙。

不揆庸昧，辄效所明；庶欲弘既往之风规，导将来之器识，除繁去滥，睹迹明心者焉。

——自汉、魏以来，论述书法的人很多，好坏混杂，条目纷繁。或者重复前人观点，无新意补充以往；或者轻率另创异说，也无裨益于将来；使繁琐的更加繁琐，而缺漏的依然缺漏。

因此，我不居守个人平庸昧见，将所知的全盘贡献出来，望能光大既往的风范规则，开导后学者的知识才能，除去繁冗杂滥，使人见到论述即可心领神会。

贵使文约理赡，迹显心通；披卷可明，下笔无滞。

——尽力做到文辞简练，论理充分，条例分明，浅显易懂；阅后即可明了把握，下笔顺畅无所淤滞。

这说明孙过庭的价值取向是崇尚简约、反对繁琐的，反映其书道上，就是始终坚持“简”的核心理念。

二、关于“精”

《书谱》开篇，孙过庭在评价历代书家时，就谈到了书道的核心理念“精”：

夫自古之善书者，汉魏有钟张之绝，晋末称二王之妙。

这里的“绝”“妙”，合起来指的是“绝妙”，分开来说指的是“精绝”和“精妙”。这段话的意思是，自古以来，善于书法的人，汉、魏时期有钟繇和张芝的精绝，晋末是王羲之和王献之的精妙。这就把“精”作为判断是否“善书”的重要标准了。

接下来，孙过庭引用了王羲之的两段话，并加上了自己的评论：

王羲之云：“顷寻诸名书，钟张信为绝伦，其余不足观。”可谓钟张云没，而羲献继之。又云：“吾书比之钟张，钟当抗行，或谓过之。张草犹当雁行。然张精熟，池水尽墨，假令寡人耽之若此，未必谢之。”此乃推张迈钟之意也。考其专擅，虽未果于前规；摭以兼通，故无惭于即事。

孙过庭借王羲之之语，一是肯定了钟张的书法确实超群绝伦，并由此推导出王羲之的意思是，钟张之后，二王继承了他们。二是王羲之的书法与钟繇相比，应该不相上下，或者略超过他；与张芝的草书相比，则排在他后面。王羲之认为，这是因为张芝“精熟”，也就是精研熟练，临池学书，把池水都能染黑了，如果自己也下功夫到那个程度，未必赶不过他。孙过庭评价说，这是推举张芝、自认超越钟繇的意思。考察王羲之书法的专精擅长，虽然还未完全实现前人法规，但能博采兼通各种书体，也无愧于书法了。这里又提出了两个概念：“精熟”“专精”。要达到精熟，需要下苦功夫，以至于“池水尽墨”；要达到专精，需要在“兼通”的同时，做到“专擅”，这是书法更高的境界。

在谈到专精与广博时，孙过庭进一步指出：

且元常专工于隶书，伯英尤精于草体，彼之二美，而逸少兼之。拟草则馀真，比真则长草，虽专工小劣，而博涉多优；总其终始，匪无乖互。

意思是，钟繇专工隶书，张芝精通草体，这两人的擅长，王羲之兼而有之。比较张芝的草体，王还擅于真书，对照钟繇的真书，王又长于草体；虽然专精一体的功夫稍差，但是王羲之能广泛涉猎、博采众优。总的看来，彼此是各有短长的。

《书谱》还讲：

（评者）又云：“子敬之不及逸少，犹逸少之不及钟张。”意者以为评得其纲纪，而未详其始卒也。…以子敬之豪翰，绍右军之笔札，虽复粗传楷则，实恐未克箕裘

。况乃假托神仙，耻崇家范，以斯成学，孰愈面墙！…是知逸少之比钟张，则专博斯别；子敬之不及逸少，无或疑焉。

意思是，评论者又说：“献之的书法之所以不如羲之，就像羲之的书法不如钟繇、张芝一样。”孙过庭认为这已评论到问题的要处，但还未能详尽说出它的始末原由。那么，其“始卒”是什么呢？在孙过庭看来，献之的笔法是继承羲之的，虽然粗略学到一些规则，其实并未把他父亲的成就全学到手。何况假托是神仙授书，耻于推崇家教，带着这种思想意识学习书艺，与面墙而观有什么区别呢！由此可知，王羲之的书法与钟张相比，只有专工和博涉的区别；而王献之比不上王羲之，主要是学艺不“精”，没有把王羲之的成就全部学到手，没有达至“精熟”，更没有达至“精绝”“精妙”。

孙过庭还以真书和草书为例，用比较大的篇幅论述了书法的“兼善”与“专精”：

草不兼真，殆于专谨；真不通草，殊非翰札。真以点画为形质，使转为情性；草以点画为情性，使转为形质。草乖使转，不能成字；真亏点画，犹可记文。回互虽殊，大体相涉。故亦傍通二篆，俯贯八分，包括篇章，涵泳飞白。若毫厘不察，则胡越殊风者焉。至如钟繇隶奇，张芝草圣，此乃专精一体，以致绝伦。伯英不真，而点画狼藉；元常不草，使转纵横。自兹已降，不能兼善者，有所不逮，非专精也。

这段话的意思是，写草书不兼有真书的笔意，容易失去规范法度；写真书不旁通草意，那就难以称为佳品。真书以点画组成形体，靠使转表现情感；草书用点画显露性灵，靠使转构成形体。草书用不好使转笔法，便写不成样子；真书如欠缺点画工夫，仍可记述文辞。两种书体形态彼此不同，但其规则却是大致相通。所以，学书法还要旁通大篆、小篆，融贯汉隶，参酌章草，吸取飞白。对于这些，如果一点也不清楚，那就像北胡与南越的风俗大不相同难以互通的情形了。至于楷书堪称奇妙的钟繇，荣膺草圣的张芝，都是由于专精一门书体，才达到无与伦比的境地。张芝并不擅写真书，但他的草体具有真书点画明晰的特点；钟繇虽不以草见长，但他的真书却有草书笔调奔放的气势。自此以后，不能兼善真草二体的人，书法作品便达不到他们的水平，也就不能算作是真正的专精了。

一画之间，变起伏于锋杪；一点之内，殊衄挫于毫芒。况云积其点画，乃成其字。曾不傍窥尺牍，俯习寸阴。引班超以为辞，援项籍而自满。任笔为体，聚墨成形。心昏拟效之方，手迷挥运之理，求其妍妙，不亦谬哉！

——在一画之中，令笔锋起伏变化；在一点之内，使毫芒顿折回旋。练成优美点画，方能把字写好。如果不去专心观察字帖，抓紧埋头苦练；只是空论班超写的如何，对比项羽自己居然不差。放任信笔为体，随意聚墨成形；心里根本不懂摹效方法，手腕也未掌握运笔规律，还妄想写得十分美妙，岂不极为荒谬吗！

三、关于“雅”

孙过庭所指的“雅”，是继承与创新相统一、文采与内质相谐和：

评者云：“彼之四贤，古今特绝；而今不逮古，古质而今妍。”夫质以代兴，妍因俗易。虽书契之作，适以记言；而淳醜一迁，质文三变，驰鹜沿革，物理常然。贵能古不乖时，今不同弊，所谓“文质彬彬。然后君子。”何必易雕宫于穴处，反玉辂于椎轮者乎！

这段话的意思是，书法评论者说：“这四位才华出众的书法大师（钟张、二王），可称得上古今独绝。但是今人（二王）还是不及古人（钟张），古人的书法风尚质朴，今人的书法格调妍媚。”然而，质朴风尚因循时代发展而兴起，妍媚格调也随世俗变化在更易。虽然文字的创新，最初只是为了作一些记录，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书风也会不断迁移。由醇厚变为淡薄，由质朴变为华丽，继承前者并有所创新，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常规。书法最可贵的，在于既能继承历代传统，又不背离时代潮流；既能追求当今风尚，又不混同他人的弊俗。所谓“文采与内质相谐和，才是君子的风度”。何必闲置着华美的宫室去住古人的洞穴，舍弃精致的宝辇而乘坐原始的牛车呢？

孙过庭所指的“雅”，是书法艺术的自然之美：

观夫悬针垂露之异，奔雷坠石之奇，鸿飞兽骇之姿，鸾舞蛇惊之态，绝岸颓峰之势，临危据槁之形。或重若崩云，或轻如蝉翼。导之则泉注，顿之则山安。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，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。同自然之妙有，非力运之能成。信可谓“智巧兼优，心手双畅；翰不虚动，下必有由。”

这就是说，观察笔法中悬针垂露似的变异，奔雷坠石般的雄奇，鸿飞兽散间的殊姿，鸾舞蛇惊时的体态，断崖险峰状的气势，临危据槁中的情景；有的重得像层云崩飞，有的轻得若金蝉薄翼；笔势导来如同泉水流注，顿笔直下类似山岳稳重；纤细的像新月升上天涯，疏落的若群星布列银河；精湛的书法好比大自然形成的神奇壮观，似乎进入决非人力所能成就的妙有境界，的确称得上智慧与技巧的完美结合，使心手和谐双畅；笔墨不作虚动，落纸必有章法。

孙过庭所指的“雅”，是书法艺术的闲雅：

虽篆隶草章，工用多变，济成厥美，各有攸宜：篆尚婉而通，隶欲精而密，草贵流而畅，章务检而便。然后凜之以风神，温之以妍润，鼓之以枯劲，和之以闲雅。故可达其情性，形其哀乐，验燥湿之殊节，千古依然；体老壮之异时，百龄俄顷。嗟乎，不入其门，讵窥其奥者也！

这就是说，由于篆书、隶书、今草和章草，工巧作用各自多有变化，所以表现出的美妙也就各有特点：篆书崇尚委婉圆通，隶书须要精巧严密，今草贵在畅达奔放，章草务求简约便捷。然后以严谨的风神使其凛峻，以妍媚的姿致使其温润，以枯涩的笔调使其劲健，以安闲的态势使其和雅。这就在一定程度上，表达书者的情性，抒发着喜怒哀乐。察验用笔浓淡轻重的不同风格，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；从少壮到老年不断变化的书法意境，一生中随时可以表露出来。是啊！不入书法门径，怎能深解其中的奥妙呢？

在这里，孙过庭说的是，在掌握了篆书、隶书、今草和章草各体书写特征之后，还要以“凛”与“温”、“鼓”与“和”等各种艺术手段，使文字的书写具有“风神”与“妍润”、“枯劲”与“闲雅”等多种相反相成的阳刚与阴柔之美，才能升华到艺术的境界；只有进入了这种艺术境界，才能实现书法“达其情性，形其哀乐”的最终追求，书法作品也才能具有“千古依然”、“百龄俄顷”的长远审美效验。

“达其情性，形其哀乐”，就是表达、体现作者的个性与情感，即表情达性。这里，孙过庭一语道破了书法艺术的根本，这是有重大意义的。情感这一中国书学的根本命题，在孙过庭以前，除了东汉蔡邕《笔论》在阐述书法创作心态时提到“欲书先散怀抱”，以及南齐王僧虔《笔意赞》在阐述如何体现“神采”时提到“心手达情”之外，向来无人论及，更没有人把它视为书法创作的根本追求，而孙过庭竟破天荒地、一针见血地揭示出了书法这门表现心灵的艺术的真谛，这是多么难能可贵！

前面我讲过，茶人即雅人。实际上，书家更是雅人。在《书谱》里，孙过庭讲述了他的学书经历，字里行间无不呈现出他专心致志、留心翰墨的执着和雅致：

余志学之年，留心翰墨，昧钟张之余烈，挹羲献之前规，极虑专精，时逾二纪。有乖入木之术，无间临池之志。

孙过庭讲述，他少年读书时，就留心学书法，体会钟繇和张芝的作品神采，仿效羲之与献之的书写规范，又竭力思考专工精深的诀窍，转瞬过去二十多年，虽然缺乏入木三分的功力，但从未间断临池学书的志向。而这一切，源于孙过庭对书法艺术品位的定位和追求：

然君子立身，务修其本。杨雄谓：“诗赋小道，壮夫不为。”况复溺思毫厘，沦精翰墨者也！夫潜神对弈，犹标坐隐之名；乐志垂纶，尚体行藏之趣。诂若功宣礼乐，妙拟神仙，犹挺埴之罔穷，与工炉而并运。好异尚奇之士，玩体势之多方；穷微测妙之夫，得推移之奥赜。著述者假其糟粕，藻鉴者挹其菁华，固义理之会归，信贤达之兼善者矣。

——君子立身，务必致力于根本的修养。扬雄说诗赋乃为“小道”，胸有壮志的人不

会只搞这一行，何况专心思考用笔，把主要精力埋在书法中呢！全神贯注下棋的人，可标榜“坐隐”的美名；逍遥垂钓的人，能体会“行藏”的情趣。而这些又怎比得上书法能起宣扬礼乐的功用，并具有神仙般的妙术？如同陶工揉和瓷土塑造器皿变化无穷一般，又像工匠操作熔炉铸锻机具大显技艺那样！崇异尚奇的人，能够欣赏玩味字书体态和意韵气势的多种变化；精研探求的人，可以从中得到潜移转换与推陈出新的幽深奥秘。撰写书论文章的人，往往接受前人的糟粕；真正精于鉴赏的人，方能得到内涵的精华。经义与哲理本可溶为一体，贤德和通达自然可以兼善。

四、关于“乐”

如果谈到书道的核心理念——“乐”，《书谱》中最有影响的是关于“五合”“五乖”的论述：

又一时而书，有乖有合，合则流媚，乖则雕疏，略言其由，各有其五：神怡务闲，一合也；感惠徇知，二合也；时和气润，三合也；纸墨相发，四合也；偶然欲书，五合也。心遽体留，一乖也；意违势屈，二乖也；风燥日炎，三乖也；纸墨不称，四乖也；情怠手阑，五乖也。乖合之际，优劣互差。得时不如得器，得器不如得志。若五乖同萃，思遏手蒙；五合交臻，神融笔畅。畅无所不适，蒙无所从。

这就是说，书家在同一个时期作书，有合与不合的区别，合则流畅隽秀，不合则凋零流落。简略说其缘由，各有五种情况：精神愉悦、事务闲静为一合；感人恩惠、酬答知己为二合；时令温和、气候宜人三合；纸墨俱佳、相互映发为四合；偶然兴烈、灵动欲书为五合。神不守舍、杂务缠身为合一不合；违反己愿、迫于情势为二不合；烈日燥风、炎热气闷为三不合；纸墨不协、器不称手为四不合；神情疲惫、臂腕乏力为五不合。合与不合，书法表现优劣差别很大。天时适宜不如工具应手，得到好的工具不如舒畅的心情。如果五种不合同时聚拢，就会思路闭塞，运笔懵懂；如果五合一齐具备，则能神情交融，笔调畅达。流畅时无所不适，滞留时茫然无从。

也就是说，书家作书有得势不得势、顺手不顺手的区别，这与书家当时的心情思绪、气候环境等联系在一起；而天时适宜不如工具应手，得到好的工具不如舒畅的心情，只有身心愉悦，才能神情交融、笔调畅达，创造出优秀的作品；否则就会思路闭塞、运笔懵懂。因此，“乐”是书道的核心理念。在此基础上，孙过庭推而广之，通过分析王羲之的书作，反观王羲之当时的精神状态：

但右军之书，代多称习，良可据为宗匠，取立指归。岂惟会古通今，亦乃情深调合。致使摹拓日广，研习岁滋，先后著名，多从散落；历代孤绍，非其效欤？试言其由，略陈数意：止如《乐毅论》、《黄庭经》、《东方朔画赞》、《太师箴》、《

兰亭集序》、《告誓文》，斯并代俗所传，真行绝致者也。写《乐毅》则情多怫郁；书《画赞》则意涉瑰奇；《黄庭经》则怡怿虚无；《太师箴》又纵横争折；暨乎《兰亭》兴集，思逸神超；私门诫誓，情拘志惨。所谓涉乐方笑，言哀已叹。岂惟驻想流波，将贻擘擘之奏；驰神睢涣，方思藻绘之文。

这段话的意思是，在以往的书法家中，王羲之的书迹为各代人所赞誉学习，可以作为效法的宗师，从中获得造就书法的方向。王羲之书法不仅通古会今，而且情趣深切，笔意和谐。以致摹拓的人一天比一天多，研习的人一年比一年多；王羲之前后的名家手迹，大都散落遗失，只有他一人的代代流传下来，这难道不是明证吗？试谈其中缘由，简要地叙说几点。只看《乐毅论》《黄庭经》《东方朔画赞》《太师箴》《兰亭集序》《告誓文》等帖，均为世俗所传，是真书和行书的最佳范本。写《乐毅论》时心情不舒畅，多有忧郁；写《东方朔画赞》时意境瑰丽，想象离奇；写《黄庭经》时精神愉悦，若入虚境；写《太师箴》时感念激荡，世情曲折；说到兰亭兴会作序时，则是胸怀奔放，情趣飘然；立誓不再出山做官，可又内心深沉，意志戚惨。正是所谓庆幸欢乐时笑声溢于言表，倾诉哀伤时叹息发自胸臆。岂非志在流波之时，始能奏起和缓的乐章；神情驰骋之际，才会思索华翰的词藻。

也就是说，从书家的书作中，就可以看出书家当时是“情多怫郁”“意涉瑰奇”“怡怿虚无”，还是“纵横争折”“思逸神超”“情拘志惨”。在这里，书道的核心理念“乐”，已经拓展到全部精神世界。

以上我对《书谱》所揭示的书道核心理念——“简”“精”“雅”“乐”，作了简要叙述。如何达到“简”“精”“雅”“乐”呢？孙过庭从多个角度作出了精辟论述。

一是从书者的年龄看：

若思通楷则，少不如老；学成规矩，老不如少。思则老而愈妙，学乃少而可勉。勉之不已，抑有三时；时然一变，极其分矣。至如初学分布，但求平正；既知平正，务追险绝，既能险绝，复归平正。初谓未及，中则过之，后乃通会。通会之际，人书俱老。仲尼云：“五十知命”、“七十从心”。故以达夷险之情，体权变之道，亦犹谋而后动，动不失宜；时然后言，言必中理矣。是以右军之书，末年多妙，当缘思虑通审，志气和平，不激不厉，而风规自远。

——说到深入思考，领悟基本法则，青少年不如老年人；要是从头开始，学好一般规矩，则老年人不如青少年。研究探索，年纪越大越能得其精妙；而临习苦学，年纪愈轻愈有条件进取。勉励进取不止，须经三个时期；每个时期都会产生重要的变化，最后使书艺达到极高境地。例如初学分行布局时，主要求得字体平稳方正；掌握了平正的法则之后，重点就要追求形势的险绝；如果熟练了险绝的笔法，又须重新

讲求平侧欹正的规律。初期可说还未达到平正，中期则会险绝过头，后期才能真正实现平正。书法艺术臻于老成阶段，人也进入老年时期。孔子说：人到五十岁才能懂得天命，到了七十岁始可随心所欲。因此只有老年方能掌握平正与险绝的情势，体会出变化的道理。所以，凡事考虑周全后再行动，才不会失当；掌握好时机再说话，才能切中事理。王羲之的精妙书法大多出自老年，因这时思虑通达审慎，志气和雅平静，不偏激不凌厉，因而风范深远。

二是从书者的态度看：

子敬已下，莫不鼓努为力，标置成体，岂独工用不侔，亦乃神情悬隔者也。或有鄙其所作，或乃矜其所运。自矜者将穷性域，绝于诱进之途；自鄙者尚屈情涯，必有可通之理。嗟乎，盖有学而不能，未有不学而能者也。考之即事，断可明焉。

——自献之以后，莫不功力不足而鼓劲作势，为标新立异，另摆布成体，非但工用比不上前人，就是神采情趣也相差悬殊。有人轻视自己的墨品，有人夸耀自己的书作。喜欢自夸的人将因缺乏继续勤奋的精神而断绝进取之路，认为自己不行的人总想勉励向前，定可达到成功的目标。确实这样啊，只有学而未果，哪有不学就会成功的。观察一下现实情况，即可明白这个道理。

三是从书者的个性看：

虽学宗一家，而变成多体，莫不随其性欲，便以为姿。质直者则径挺不遒，刚愎者又倔强无润；矜敛者弊于拘束，脱易者失于规矩；温柔者伤于软缓，躁勇者过于剽迫；狐疑者溺于滞涩，迟重者终于蹇钝；轻琐者淬于俗吏。斯皆独行之士，偏玩所乖。

——即使宗师学习同一家书法，也会演变成多种的体貌，莫不随着本人个性与爱好，显示出各种不同的风格来：性情耿直的人，书势劲挺平直而缺遒丽；性格刚强的人，笔锋倔强峻拔而乏圆润；矜持自敛的人，用笔过于拘束；浮滑放荡的人，常常背离规矩；个性温柔的人，毛病在于绵软；脾气急躁的人，下笔则粗率急迫；生性多疑的人，则沉湎于凝滞生涩；迟缓拙重的人，最终困惑于迟钝；轻烦琐碎的人，多受文牍俗吏的影响。这些都是偏持独特的人，因固求一端，而背离规范所致。

四是从书体的性情看：

然消息多方，性情不一，乍刚柔以合体，忽劳逸而分躯。或恬憺雍容，内涵筋骨；或折挫槎枿，外曜锋芒。察之者尚精，拟之者贵似。况拟不能似，察不能精，分布犹疏，形骸未检；跃泉之态，未睹其妍，窥井之谈，已闻其丑。纵欲唐突羲献，诬罔钟张，安能掩当年之目，杜将来之口！慕习之辈，尤宜慎诸。

——然而书体的变化有多方面因素，表现性格情感也不一致，刚劲与柔和被杂揉为一体，又会因迟缓与疾速的迁移而分展；有的恬淡雍容，内涵筋骨；有的曲折交错，外露锋芒。观察时务求精细，摹拟时贵在相似。若摹拟不能相似，观察不能精细，分布仍然松散，间架难合规范；那就不可能表现出鱼跃泉渊的飘逸风姿，却已听到坐井观天那种浮浅俗陋的评论。纵然是使用贬低羲之、献之的手段，和诬蔑钟繇、张芝的语言，也不能掩盖当年人们的眼睛，堵住后来学者的口舌；在意书法的人，尤其应该慎重鉴别。

五是从行笔的迟速看：

至有未悟淹留，偏追劲疾；不能迅速，翻效迟重。夫劲速者，超逸之机；迟留者，赏会之致。将反其速，行臻会美之方；专溺于迟，终爽绝伦之妙。能速不速，所谓淹留；因迟就迟，诂名赏会！非其心闲手敏，难以兼通者焉。

——有些人不懂得行笔的淹留，便片面追求劲疾；或者挥运不能迅速，又故意效法迟重。要知道，劲速的笔势，是表现超迈飘逸的关键；迟留的笔势，则具有赏心会意的情致。能速而迟，行将达到荟萃众美的境界；专溺于留，终会失去流动畅快之妙。能速不速，叫作淹留，行笔迟钝还一味追求缓慢，岂能称得上赏心会意呢！如果行笔不是心境安闲与手法娴熟，那是难以做到迟速兼施、两相适宜的。

六是从书法的骨气看：

假令众妙攸归，务存骨气；骨既存矣，而遒润加之。亦犹枝干扶疏，凌霜雪而弥劲；花叶鲜茂，与云日而相晖。如其骨力偏多，遒丽盖少，则若枯槎架险，巨石当路，虽妍媚云阙，而体质存焉。若遒丽居优，骨气将劣，譬夫芳林落蕊，空照灼而无依；兰沼漂萍，徒青翠而奚托。是知偏工易就，尽善难求。

假若能使众妙之笔归纳具备，一定要致力于追求骨气，骨气树立，还须融合遒劲圆润的素质。这就好比枝干繁衍的树木，经过霜雪浸凌就会显得愈加坚挺；鲜艳芳茂的花叶，间与白雪红日相映，自然更加娇艳。如果字的骨力偏多，遒丽气质偏少，就像枯木架设在险要处，巨石处在路的当中；虽然缺乏妍媚，体质却还存在；如果婉丽占居优势，那么骨气就会薄弱，类同百花丛中折落的英蕊，空显芬美而毫无依托；又如湛蓝池塘飘荡的浮萍，徒有青翠而没有根基。由此可知，偏工一专较易做到，而完美尽善就难求得了。

七是从行笔结体的要领看：

今撰执、使、转、用之由，以祛未悟。执，谓深浅长短之类是也；使，谓纵横牵掣之类是也；转，谓钩环盘纤之类是也；用，谓点画向背之类是也。方复会其数法，

归于一途；编列众工，错综群妙。举前人之未及，启后学于成规；窥其根源，析其枝派。

夫运用之方，虽由己出。规模所设，信属目前。差之一豪，失之千里。苟知其术，适可兼通。心不厌精，手不忘熟。若运用尽于精熟，规矩谙于胸襟，自然容与徘徊，意先笔后，潇洒流落，翰逸神飞，亦犹弘羊之心，预乎无际；庖丁之目，不见全牛。尝有好事，就吾求习，吾乃粗举纲要，随而授之，无不心悟手从，言忘意得，纵未穷于众术，断可极于所诣矣。

——说说执、使、用、转的道理与作用，可让不了解书法的人能够领悟：执，是说指腕执笔有深浅长短一类的不同；使，是讲使锋运笔有纵横展缩一类的区别；转，是指把握使转有曲折回环一类的笔势；用，就是点画有揖让向背一类的规则。将以上各法融会贯通，复合一途；编排罗列众家特长；交错综合诸派精妙，指出前列名家不足之处，启发后学掌握正确法规；深刻探索根源，分析所属流派。

对运笔的方法，虽然在于自己掌握，但是整个规模布局，确属眼前的安排要务。一笔仅差一毫，艺术效果就可能相去千里。如果懂得其中诀窍，便可以诸法相通了。用心不厌其精，动手不忘其熟。倘若运笔达到精熟程度，规矩便能藏解胸中，自然可以纵横自如，意先笔后，潇洒流落，笔势飘逸神飞了。像桑弘羊理财，心思筹措在于各方；又似庖丁宰牛，眼里也就没有牛了。曾有爱好书法者，向我求学，我便简明举出行笔结体的要领，教授他们实用技法，因此无不心领神会，默然得到旨意了。即使还不能完全领略各家所长，但也可以达到所探索的最深造诣了。

八是从谋篇布局的要求看：

《易》曰：“观乎天文，以察时变；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”况书之为妙，近取诸身。假令运用未周，尚亏工于秘奥；而波澜之际，已浚发于灵台。必能傍通点画之情，博究始终之理，镕铸虫篆，陶均草隶。体五材之并用，仪形不极；象八音之迭起，感会无方。至若数画并施，其形各异；众点齐列，为体互乖。一点成一字之规，一字乃终篇之准。违而不犯，和而不同；留不常迟，遣不恒疾；带燥方润，将浓遂枯；泯规矩于方圆，遁钩绳之曲直；乍显乍晦，若行若藏；穷变态于毫端，合情调于纸上；无间心手，忘怀楷则；自可背羲献而无失，违钟张而尚工。譬夫绛树青琴，殊姿共艳；随珠和璧，异质同妍。何必刻鹤图龙，竟惭真体；得鱼获兔，犹吝筌蹄。

——《易经》上说：“观看天文，可以察知自然时序的变化；了解人类社会的种种景象，可以用来教化治理天下。”何况书法的妙处，往往取法于人本身。假使笔法运用还不周密，其中奥秘之处也未掌握，就须经过反复实践，发掘积累经验，启动心灵意念，以指使手中之笔。学书须懂得使点画能体现情趣，全面研究起笔收锋的原

理，融合虫书、篆书的奇妙，凝聚草书、隶书的韵致。体会到用五材来制作器物，塑造的形体就当然各有不同；像用八音作曲，演奏起来感受也就兴会无穷。若把多个笔画摆在一起，它们的形状应各不相同；几个点排列一块，体态也应各有区别。起首的第一点为全字的定下范例，开篇的第一个字是全幅设定准则。笔画各有伸展又不相互侵犯，结体彼此和谐又不完全一致；留笔不感到迟缓，走笔不流于滑速；燥笔中间有湿润，浓墨中使出枯涩；不依尺规能令方圆适度，弃用钩绳而致曲直合宜；使锋忽露而忽藏，运毫若行又若止，极尽字体形态变化于笔端，融合作者感受情调于纸上；心手相应，毫无拘束。这样，自然可以背离羲之、献之的法则而不失误，违反钟繇、张芝的规范仍得工妙。就像绛树和青琴这两位女子，容貌尽管不同，却都非常美丽；随侯之珠与和氏之璧这两件宝物，形质虽异，却都极为珍贵。何必去雕刻鹤描画龙，使天然真体大为逊色；捞到了鱼、猎得了兔，又何必要吝惜捕获的器具呢！

《书谱》最后讲：“今撰为六篇，分成两卷，第其工用，名曰书谱，庶使一家后进，奉以规模；四海知音，或存观省。”孙过庭期待有一个后来者，以《书谱》作为规则来应用；希望四海知音，或可留作参阅。作为后来者，今天我读《书谱》、悟书道，有了一些粗浅认识。在这个基础上，我将深入研读《书谱》，把握“工用”，奉行“规模”，以不断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和书法水平。